

●主持人语

七月的长江下游地区,还没有酷暑难耐,只是湿润难忍。所谓的梅雨季,其实也是“霉雨季”。空气中充满了霉味,家具、衣服上沾满了霉点;早晨用开水烫过的碗筷,晚上又结上了霉花。你会怀疑,人如果一天不动,或者一觉醒来,会不会看见自己身上长上霉菌。

2024年下半年开始了,出版界没有看到令人振奋的上升数字。为了防止自己对形势产生误判,我到北京喊上了多年合作的几位老朋友交流形势,到波兰、捷克、荷兰参观了多家书店,与作者详谈,在BIBF与中外出版人畅谈现状,与博集天卷、中信

出版集团的老总们进行了极其深入的探讨。七月我还将到其他省市出版单位,判断形势、了解转型,学习教育和古籍出版领域的知识、经验。

不管行业如何起伏,我所见到的出版人,没有一位荷枪彷徨,更没有一位缴械投降。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林彬与我有共同的经验,都曾在地方人民出版社做过领导,又到地方出版集团做负责内容生产的总编辑;我不敢吹嘘自己既有出版社微观层面的经营经验,又有出版集团宏观层面的管理心得,但我相信她便是“既有”“又有”。我曾和她深入地交换过出版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以及哲学上的世界观,颇感心心相印。林总十分友善、温暖、平和,说话不紧不慢、性格不激不随。在她的文章里,她细细地叙述了她与学者葛兆光、南帆先生长时间的交往,特别是近十年来在福建省重点出版工程《八闽文库》推进过程中的难忘经历。她的经历,是作者与编辑建立长期友谊、知心交往的经历,是君子与君子淡如水而深如海的经历。我不知如何称谓“女君子”,我只是知道,仰慕君子者大都也是君子;林总称葛、南二先生为如玉君子,我则说,林总也是。

修荣是二度向我供稿,我很感动。感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仍然信任我,二是他

喜欢《文艺报》,特别是这一板块,我和朋友们正在将这一版面办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修荣所写的钟叔河老先生既是名作家又是名编辑,其性格或异于林总所写葛、南二位,但钟先生刚、义的一面,将“惟楚有材”蕴含的千古传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没有不好的行业,只有被放弃的行业;只要不放弃,只要社会在进步,人们就需要阅读;只要有阅读需求,就必须有赖于如君子般里外不二的作者和编辑。林彬、修荣的两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有希望的作者、有希望的编辑、有希望的出版。

——徐海



大江深处月明时

□林彬



6月中旬接到徐海总编辑的邀约,让我说说自己的编辑故事。写什么呢?有些故事已经写过,想了想,脑子里跳出来的是一个诗句“大江深处月明时”,我就说说我和葛兆光先生、南帆先生以及《八闽文库》的故事吧。

1987年,我突然对禅宗感兴趣,是因为读了葛兆光先生的《禅宗与中国文化》。我对其中禅宗对中国士大夫精神塑造的影响,对“清静本心才是永恒的真正”,对“清泉环阶,白云满石”适意自然的生活状态,对“满船空载月明归”的清远意境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给当时还在扬州师范学院的葛先生写了信,谈了感想,并表达了希望得到他支持的愿望,那时我是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1988年的春节,我回父母家过年去了,姗姗归迟,才收到葛先生的信,说春节可以到金汤巷面谈,而我竟已错过了见面葛先生的时间。

2014年6月,启动《八闽文库》出版工程的调研报告提交,在福建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八闽文库》方案进一步完善。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李书磊亲自带领我们到北京召开选题论证会,过问重要细节,推动《八闽文库》列入福建省“十三五”重点规划文化建设重大工程。我清晰记得当提出编纂委员会主任初选人为葛兆光、南帆时,领导当即予以肯定。

葛兆光先生祖籍福州,他曾写过《福州黄巷葛家》,梳理了家族脉络,“从此,福州黄巷葛家的历史,就开始和我的人生交集,我也从此一点一点地融入了这个黄巷葛家大院的烟尘往事之中”。葛先生是当今少有的贯通文史哲的大家,他的《中国思想史》对中国思想史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他的“从周边看中国”发掘整理重建了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他的全球史的视野,以及他下了功夫做的《唐诗选注》,都将惠泽《八闽文库》编纂、出版工作。南帆先生是著名学者、散文家,他对近代史上福建著名人物、事件有着深入的研究,进行了有血有肉有筋骨有细节肌理的文字表现。葛兆光先生和南帆先生担当编纂委员会主任,可谓是相映成辉。

2015年6月27日、28日、29日,我接连写了三封信给在巴黎访问的葛先生,汇报了福建省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程《八闽文库》的整体框架和1650册初步选目,商请他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葛先生回信先表示谦让,后来在我的恳请下表示接受,并表示欢迎8月初回上海时见面。

在邮件中,葛先生对《八闽文库》提出了选择文献要准确,总体坚持闽人著述的选目标准(但专门涉及福建郡邑之书,无

论作者是否闽人,都应当收入),要有好的体例设计,“文献集成”出版时每种应有提要,多推出明清闽人有关四裔海外知识的文献,要坚持质量第一,有严格与专业的审查等要求。我也将《八闽文库》“文献集成”“要籍选刊”“专题汇编”三个部分的选目调整,对“文献集成”注重珍善版本、孤本、订错乱、补缺缺、撰提要等方面工作,以及顾青先生在全国地域文献整理会上,评点《八闽文库》整体方案做得好,突破了传统文献,真正的亮点是第三部分“专题汇编”等做了汇报。在交往中,葛先生在学术观念和学术视野拓展上,对我及对《八闽文库》影响是显见的。

2019年3月12日,《八闽文库》全媒体出版工程启动仪式在福州市举行。葛兆光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整理乡邦典籍文献是一种保留历史记忆的重要工作,其意义主要在于可以给人留下准确的、完整的、优质的、能够激起乡邦认同的文化载体。在他看来,《八闽文库》整理的不仅仅是一堆地方文献典籍,它所承载的其实是历史记忆,而这种记忆,并非指引着过去,实际上正指引着未来。出版《八闽文库》,将福建放在更大的地域范围、更大的文明区域内去研究,把福建跟整个中国甚至东亚包括东南亚、海外地区联系起来,挖掘分析其地域个性及其与大区域的共性,研究其成因及演变,将成为使《八闽文库》拥有更高学术价值的突破口。

2019年8月2日,由葛兆光先生和南帆先生共同署名的《〈八闽文库〉总序》写好了,我欣喜地在第一时间阅读。《总序》把福建放在世界的格局里,言简意赅地勾勒出唐以来福建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海外交流史、书籍史的轮廓,对福建后来居上的地位、特征和脉络进行了精彩的阐述。“恰恰因为是后来居上的文化区域,所以福建积累的传统包袱不重,常常会出现一些超出常规的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这使得不少代表着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的人物与文献,往往诞生在福建。”

2020年12月2日,《八闽文库》第一辑《福建文献集成》初编200册首发式在福州举行,引起了较大反响。《光明日报》用两个整版对《八闽文库》进行深度报道和理论评述,这在地方文献整理出版还是第一次。葛兆光先生在谈第一辑出版呈现出的福建文化特征时,用了包容、创新、开放和传统来归纳。一般来说,传统与创新、开放是矛盾的,但它们正好恰切地构成了福建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从2014年提交启动《八闽文库》出版工程调研报告开始,到2020年12月文献集成初编出版,2022年12月最大专题汇编《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出版,国际学术研

讨会的召开,获得学界广泛认可,《八闽文库》纸书三大板块初具规模以及新技术支撑的数字产品开发,至今10年了,这期间经历了很多,不懈坚守、始终相信做对的事是支撑走下去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感谢推动、帮助这一重大出版工程的领导、学者、出版同仁,感谢葛兆光先生、南帆先生对《八闽文库》出版工程不离不弃的支持。

葛先生和南先生身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知青的经历,都是刚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而后读研,成名都较早,都爱下围棋、打乒乓球,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身上都有君子风度。君子在我眼中是如玉般内心干净、通透、温润的人。我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席间,南帆先生、诗人舒婷、小说家毕飞宇等在座,毕飞宇说我看到南帆就想到“干净”两个字。确实葛先生、南先生都是洁身自好的学者,他们对世界对历史对现实有着通透的认识,内心深处又是温润的。2020年11月30日,我陪同葛先生在福州烟台山行走,因为仓山区是他母亲念想的地方。我们一路参观了闽海关税务司官邸、法国领事馆旧址、法国剧作家诗人保罗·克洛岱尔故居、石厝教堂、美国领事馆旧址,最后到福建师范大学老校区——原华南女子大学的红砖楼前和南帆先生会合。时近黄昏,葛先生身穿蓝色夹克衫,背着双肩包,脚着轻便旅行鞋,十分休闲的样子。南帆先生身穿黑色皮夹克,略显庄重。他们在爬满地锦的门前合影,那种淡定从容的表情,正是君子好看的模样。华灯初上,飞檐翘角影影绰绰地融入暮色中。站在楼台,仿佛能看到百年前身穿蓝黑裙的女学生手持鲜花穿过白色拱形门廊的情景,葛先生、南先生在灯影中说着老楼的历史闲话。第二天,我们去黄粟山万福寺。修葺一新的寺高大堂皇,却少了些原来的味道。在寺庙前我们偶遇捐助巨资重修黄粟寺的曹德旺先生,当他们一行两位先生身旁走过,两位先生淡淡地轻声谈笑。走出黄粟寺时,崇希法师赠送了《以心传心——黄粟禅学论》,葛先生回赠了《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葛先生、南先生之间的交往就是君子之交,他们在一起交谈涉及广、随性,葛先生赠送给南先生《徐音》,南先生赠送给葛先生《村庄笔记》,正如庄子所说“君子淡以亲”。

葛先生和南先生在《八闽文库》启动之前大约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因为《八闽文库》多了交道。除了君子风度,我想说的是他们都有有趣的灵魂。在黄粟寺,葛先生对老石墙边一对双脚踏、双手上举的人像木雕感兴趣,还拍了照片。在2021年1月1日,我给葛先生祝贺新年并简要汇报进展时,葛先生拍了一张贺卡,贺卡用的就是在黄粟寺拍的这对人像木雕照片,并用红字写“旧的一年,翻过!新的一年,扛住!”——戴燕、葛兆光敬贺新年”。此后,每年都能收到他们署名的自制贺卡,葛先生手写的有场景的生肖图和文字、贺语、名章,构成了有趣、个性的贺年卡。南帆先生签名赠送的《村庄笔记》是我喜爱的文集,它敏锐地捕捉到在现代化冲击下乡村的嬗变,“乡村从未像现在这么惶惑,也从未像现在这么需要重新集结”。在南帆先生对历史和现实的细微体察和智性思考中,我间或看到他的幽默,“历史肯定发生了某种奇特的化学裂变,现在由一大堆闻所未闻的名词当道,例如网络、生物基因、航天飞机或者动漫游戏,大地和泥土成了这些新玩意儿带不走的废旧辮重。据说现在在设计世界的精英连睡觉都打着领带,他们怎么也不可能看上小农经济培养出来的懒散、松弛、土气”,我会心地笑了,有趣的灵魂真是千姿百态。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想说的是,与葛先生、南先生的交往有如“大江深处月明时”,静好,深美。

(作者系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

固执又重旧情的钟叔河先生

□汪修荣

在出版界,钟叔河先生可谓大名鼎鼎,上世纪80年代他以策划出版“走向世界丛书”蜚声出版界,显示了敢为人先的湖南人性格与胆识。钟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出版家,还是知名的学者和散文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珞珈山读研时就久闻钟先生的大名,由于年龄与地域的关系,一直无缘相识。毕业后入职江苏文艺,从事出版工作,多年后,因出版的机缘,得以与钟先生相识。

我与钟先生相识多少有些偶然。十多年前,有一段时间,因单位封面设计的事,我与朱赢椿兄过从甚密,经常到访南师大随园的书记坊(现随园书坊),边谈封面,边喝茶聊天。那段时间是我与书衣坊合作的蜜月期。我与朱赢椿兄合作过很多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本,《不裁》和《蚁吃》,2007年和2008年先后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的称号,那两年可谓赢椿兄的高光时刻。《蚁吃》是他与夫人合作的图文书,我担任的责编。由于连续斩获“世界最美的书”大奖,赢椿兄一时声名鹊起,慕名来请求设计封面的作者越来越多,一时门庭若市。2007年的一天,赢椿兄拿着一本打印的书稿说是钟叔河先生的,问我没有兴趣。我久闻钟先生大名,也很仰慕,当看到书名《记得青山那一边》时,一下就被书名吸引住了,我表示了特别的兴趣,马上说我来做。当时书稿尚未确定出版社,至于书稿缘何到了书衣坊,我并未打听,我猜多半是熟人或朋友介绍来做封面的。就这样,因为《记得青山那一边》这本书,我得以与钟先生相识,并开始了交往。

赢椿兄介绍,我很快与钟先生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我对他的敬意和对书稿的兴趣,希望他能将书稿交由江苏文艺出版。那时我已经任副总编辑六七年时间,和许多名家合作过,为尊重起见,我表示将亲自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鉴于江苏文艺的影响,钟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常规联系方式都是电话。电话中,钟先生中气十足,声如洪钟,虽未谋面,湖南人的性格与豪爽便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如见其人。这部散文与钟先生以往那些说理论学的文章有着明显的不同,以记事怀人为主,情感真切,极有温度,从中可以看出钟先生人生和性格的另一面,这也正是我喜欢的风格。本来打算尽快推出,后来因其中有篇文章有些不合时宜。我提到了我的担忧,希望钟先生理解,并建议他稍作删改。钟先生很干脆地拒绝了,而且态度坚决:要么按原样出,要么不出。出于对钟先生的尊重,我只好无奈地放弃。至今想起,仍深以为憾。

第一次合作未果而终,我自自然十分惋惜。此后很多年,我对此仍念念不忘,也时常想起《记得青山那一边》这个充满诗意的书名。第一次合作失败后,我也未敢太多打扰钟先生,其后的一些年,中间断续有些联系,多半是出于礼貌,但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选题。2003年,我陆续策划了“大家散文文存”“百合文丛”等几套名家散文,在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我也曾想将钟先生的散文列入其中,但最终又放弃了。在我看来,丛书固然有丛书的规模与气势,但丛书有时也会湮没作者的个性。我觉得钟先生作品的最好呈现方式是单独出版,这样才能彰显他的个性与风格。经过慎重思考,我打算单独为钟先生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文章从他全部散文随笔中精选。为了做好这本书,我决定亲自选编。2017年,已经有了成熟方案后,我再次致电钟先生,把这个设想告诉了他。再次与钟先生合作时,距离上次那本合作未果的《记得青山那一边》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年之久,十年之后,我仍然想出他这本书,这一点多少出乎钟先生的意料,他被我的执着和诚意所打动,几经沟通,终于欣然答应了。

为了不辜负钟先生的信任,我几乎浏览了他所有的散文随笔,并根据我对市场与读者的理解以及策划



经验,从中精选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散文随笔作品,并把目录发给钟先生把关审定。钟先生在我拟定的目录上认真做了增删,最后才确定了正式篇目。出于老派文人的严谨和习惯,凡是涉及书稿的内容,电话之外,钟先生还会给我写信,以文字的形式予以确认。新世纪以来,已经极少有作者给编辑用纸笔写信了。信是写在一种十六开的笔记本的纸上,圆珠笔,字迹工整。钟先生对这个选本极其慎重,他自己为此也专门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了他的选目,表示“英雄所见略同”。这封信后来被收入了2020年出版的《钟叔河先生书信初集》中,成为我们合作的见证。

为了这本书,我们电话、书信反复沟通了多次,选文目录才最后确定了下来。后来为书名的事,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作为一个老派文人,钟先生为自己的书取了个很传统的书名《念楼集》,这显然不符合我的出版意图,我希望这本散文随笔能更多地走向市场,走向年轻读者,我把我的设想和对市场的理解坦诚地告诉了钟先生,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几经沟通,最终他很厚道地做出了让步,保留了念楼二字,采用了一个折中的书名《念楼随笔》。这是一本精装的散文集,基本囊括了钟先生文学味较浓的代表性散文随笔,包括曾经收入《记得青山那一边》中的大部分文章,多少也算弥补了多年前未合作成功的遗憾。这本书出版后,市场和读者反响良好,钟先生也很满意。2019年,《念楼随笔》荣获浙江报业集团举办的第七届“春风悦读”年度致敬图书奖。由于钟先生年事已高不宜远行,我代表出版社到杭州与会,并代为领奖,事后把获奖证书寄给了他,钟先生十分高兴,算是为这次合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同年秋,为宣传导演张纪中的新书《人在江湖》,我代表江苏文艺专程去长沙和张纪中一起参加华为、掌阅等公司组织的宣传营销活动,其间专程去拜访了钟先生。得知这个消息,江苏卫视专门派出了一个采访团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钟先生。钟先生门楣上挂了很多很小的念楼二字,显得十分低调寻常。家中书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籍。钟先生虽然名满天下,却并没有多少架子,与大家合影留念。后来我才知道,念楼原来就是他所住的20楼,廿楼,按照湖南人的方言就是念楼,一个朴素的书斋名,却又让人联想到读书念书之楼。

由于疫情和工作的缘故,其后几年,我们联系渐少。2023年10月,由于《念楼随笔》版权到期,单位小伙伴希望与钟先生续签合同,因为与钟先生不熟,请我给钟先生打电话。几年不见,钟先生已经92岁高龄,电话中听起来声音已不像前几年那样声如洪钟,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钟先生解释说这两年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已大不如前,但他仍坚持读书,有时在床上工作。对于一个90多岁的人来说,钟先生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仅这一点就令人肃然起敬。问候之后,我提到《念楼随笔》续签的事。钟老谦逊地说他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并不多,有几家出版社近来纷纷向他约稿,有的已经签订了合同。本来《念楼随笔》到期后,他已不打算与江苏文艺续签,担心同类选本太多太滥,给读者和出版社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但如果我们希望续签,考虑到这个版本最初是与江苏文艺合作的,江苏文艺为此付出了很多劳动,他自然愿意续签,并对我们的诚意表示了谢意。明明是钟先生支持出版社,他却再三向出版社表示谢意,体现了钟先生老派文人的谦谦君子之风,也是他为人厚道的地方,每每想起不由肃然起敬。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